

第三編 政黨運動史

## 第一章 英國

### 第一節 政治運動的發端

#### 一、修改選舉法

英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自一八三二年修改了選舉法以後，方始得以確立。這次修改選舉法的運動，在資產階級方面，是把牠來推倒封建的地主階級的最後勢力；反之，在當時無產階級一方面，則希望實現徹底的普通選舉。所以英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雖各自立在他們不同的階級觀念上而參加這個運動；但因英國的無產階級當時尚缺乏明確的階級意識的緣故，結果致大上了資產階級的當。一八三二年所修改了的選舉法，對於一般的中產階級，雖給與了選舉權；但是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却並不獲得了絲毫的權利。

這樣，無產階級算是失敗了，他們在政治上依然陷於沒權顧問的狀態之中。不過這個失敗不是沒有意義的。這話怎講呢？資產階級的堂堂地升上了統治階級的地位，同時無產階級

### 第三篇 政黨運動史

11

因有了這個唯一的敵對階級，也堂皇地走上了階級鬥爭的舞臺了。

#### 二、普選運動的發生

選舉法修改案由議會通過而成爲法律時，無產階級幾年來努力於改革運動的幻夢，同時也消失而變爲絕望了，深刻的政治的失望不能不普遍地支配了他們的思想。況且當時英國勞動階級的經濟生活，貧苦極度，爲歷史上從來所未有。『參閱恩格爾斯(Friedrich Engels)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及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八章「勞動日」的一部分』無產階級在這種政治的失望與經濟的貧苦中不能不發生新的革命思想了。這種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表現而成爲革命的工會運動；另一方面，則發展而爲普選運動(Charlist Movement)。

普選運動的目的，很簡單的在獲得普通選舉權，即當時所稱憲章(Charter)。從這一點說來，那麼牠實在不過是一八三二年前修改選舉法運動的繼續罷了；不過這次的運動，純粹由無產階級做中堅，完全由階級的立場而進行的，由這一點而論，那又不得不承認牠比較以前，在質的上面，已有了重要的發展。

### 三、普選運動的始末

普選運動是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間的大運動，牠的餘燼，直到一八五八年方始終熄。成爲這個運動先驅的，乃是一八三六年六月時由倫敦的高級熟練工人所組織的倫敦勞動者協會。這團體在一八三七年議決了六條政治的要求，在一八三八年五月，則把牠公開發表了。這便是最初的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所謂六條的政治要求，便是：(一)平等代表。(二)普通選舉。(三)召集年次議會。(四)撤廢財產資格。(五)無記名投票。(六)給與議會以歲費。當時倫敦勞動者協會的書記洛凡脫(William Lovett)得了有名的急進自由主義思想家波萊斯(Francis Place)的協力，把這個人民憲章很普遍的撒布於各地方，竭力喚起一般的輿論，這就是普選運動的發端。這個運動得到了多數民衆的同情，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三九年間舉行了好幾次的民衆大會與層出不窮的示威運動，到一八三九年二月開國民會議於倫敦時，可算這個運動達於最高潮的時期。所謂「如果可能，則採用平和的手段；不得已時，則出以暴力，」就是這個運動的真精神。一八三九年七月由一百二十五萬人所署名的「大請願書」在民衆的熱狂呼喚中呈送於議會內；但結果以四十六票對二百三十五票的

### 第三篇 政黨運動史

#### 四

大差而被輕輕否決了。因為那時的資產階級已經確立了牠自己階級的統治地位，他們嫉視這般民衆的狂暴運動，乃是件當然的事。

從那時起，在普選運動的内部也發生了二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主張要是請願書而得不到議會的採納，便立刻實行總同盟罷工的實力派；另外一種是主張由平和的宣傳與教育的運動以期待時機成熟的道義派。前一派由著名的熱情革命家阿可諾(Fergus O'Connor)所領導；後一派則由洛凡脫所統率。阿可諾一派接著便進行總同盟罷工，可是結果未成，各地的暴動也被政府所一一鎮壓了下去，阿可諾以下多數的活動分子悉被逮捕。自一八三九年四月至一八四〇年六月間普選運動者之被逮捕的有四百四十二人，其中除十七人以外，個個都是勞動者。於是最初的普選運動完全被統治階級所壓服了。

#### 四、普選運動的意義

此後普選運動雖仍繼續未斷，然而因為這個運動的本身尙是缺乏組織的實力，所以一經資產階級的壓迫，牠的勢力便漸次削弱了。當全歐洲因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的影響而滿布革命的空氣時，普選運動的殘存勢力也大大蠢動，可是惠靈頓公(Wellington)的軍隊毫不

費力的把牠全部壓服了。阿可諾從此發狂了，普選運動於是又告衰滅。

普選運動便這樣的失敗了。但這種失敗，是很有意義的。這是英國的——實在在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由犧牲中所獲得了的大收穫。第一，這是第一次明確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且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來進行的。第二，這是一種明顯的政治的行動。第三，這是自始至終以含有階級意識的革命精神來貫串的。因此，馬克思批評普選運動說：「這樣的鬥爭——一個真正的市民階級的戰爭——的中間，所有一切決戰的要素都驟然結合了起來而且往前發展着。一旦達到了這點，勞動者的團結，便帶着相當的政治的特色。」他又說：「階級與階級的鬥爭，即是一種政治的鬥爭。」（參閱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第二章第五節「同盟罷業與勞動者的團結」）

## 第二節 獨立勞動黨的產生

### 一、自由主義勞動者

普選運動衰滅了後，英國的資本主義進於極盛的時期。實在呢，因為當時英國的資本主

義正在日就興隆，所以使普選運動沒有成就之可能。普選運動崩壞後約三十年間的英國勞動運動是一個革命思想的中絕與政治活動的毀棄的黑暗時代。當時寄寓英國的馬克思曾經這樣說：「自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敗塗地而後，歐洲大陸各國勞動階級的一切政黨組織與政黨機關報，都被如鐵般堅強的握有權勢者所摧殘殆盡，……勞動階級解放的幻夢在狂熱的產業活動，道德的頹廢與政治的反動之中間消失了，……步着大陸的兄弟們的敗北的後塵，英國的無產者對於自身的力量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對於地主與資本家，卻又生了相當的崇敬與信任。新大陸的發見，促成英國勞動者的海外移殖，這使英國無產階級的團結上生了個難以消滅的間隙。無產階級中曾經具有勢力的部分，又被資本家以增加些工資的手段買收了去，而變爲馴服易與者了。雖以種種的方式，努力以期普選運動的繼續，但結果都告失敗了。勞動者的新聞機關也因大眾的冷淡而一一沒落了，英國的勞動階級，此時完全陷於政治的無關心與協調主義盛行的從未曾有的狀態下……英國與大陸各國的勞動階級之間，失敗的情形，可以說是彼此相同的。『參攷馬克思的第一國際成立的祝辭』一八六四年』這便是工會的首領都拋棄了政治行動的工作而專事沒頭於工會的事務，所謂革命精神與關心政治，現在是消失無有

了。有名的急進自由主義者可勃但 (Richard Cobden) 曾痛罵勞動階級對於政治漠不關心的不是，說：「雖加他們以種種的侮辱與斥責，他們仍然似若無觀的。在他們的中間，豈竟沒有一個像指揮奴隸階級造反的斯卜達卡斯其人，起而號召反抗目前這種政治上的壓迫者的運動嗎？」可見工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勞動者，也實是這樣時代中的必然產物了。

## 二、自由主義與勞動階級

普選運動崩潰了後的二十年中間，是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英國資本主義在國際上所佔的那種優勢，受到了全世界的景仰羨慕。所謂自由貿易，乃是國際平和的假面具的紐帶。以前的革命思想，在這種自由主義的幻影之前也不能擡頭了。勞動階級已變為自由主義的擁護者。自由主義思想的名角格拉特斯基 (Gladstone) 在一八六年的某一次宴會中，向着保守黨政府(宴會的主人)演說道：「做人要靠自己，而不得依賴他人。這種與當時社會的實際相敵對的空泛議論反而被一般人認為得當的。當時馬克思所領導的第一國際(即國際勞動者協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努力以圖普選運動的復活及救出誤入自由主義的圈套中的民衆，但大勢所趨，終於未見成功。」

自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出現了以勞動階級獲得在國會中的代表權爲目的的三个政治的團體，這便是倫敦勞動者組合 (London Working Men's Union) (一八六六——一八八八)、勞動代表同盟 (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 (一八六九——一八八八) 和勞動選舉協會 (Labour Electoral Association) (一八八六——一九五〇)。這些團體的共通思想都極幼稚，尙未承認有務須推選祇有足以代表勞動階級自身利益的代表者到議會中去之必要。他們主張推選勞動階級的代表到議會中去的理由，僅僅以爲議會中有關及勞動問題的討論及立法時，只有勞動者的代表始有專門的智識與特殊的經驗；而足以使議決案切近實際。一八六八年創立的工會大會 (Trade Union Congress) 也不過是以監視在議會中關於勞動階級的政治上的利益爲目的而設立的。

勞動代表同盟在一八七四年的總選舉時提出候選者十二人而從事選舉的競爭，後來礦工麥克唐納爾 (Alexander Macdonald) 與蒲得 (Thomas Butt) 二人被當選爲最初勞動階級出身的議員。麥克唐納爾自八歲起，蒲得自七歲起，即從事煤礦的勞動，一方則獨學自修，他們真是備嘗艱辛的人。當選爲議員時，麥克唐納爾是五十四歲，蒲得則三十八歲。這些勞動

階級議員在議會中是站在自由黨左翼的地位上而活動的。當時的勞働階級利用自由黨與保守黨的相爭，始能從政府方面獲得了一些勞働政策及勞働立法。

### 三、自由主義的衰微與社會主義的復活

到了勞働階級成爲自由黨的新的政友時候，自由主義的衰微的時代已宣告開幕了。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在保護政策的撫育之下現在已都先後成長，而成爲英國最可恐怖的敵對勢力了。英國的內治與外交，雙方都失了昔日的形態，因貿易的不振，致失業者大大的增加。自由主義到了今日，不論對於資產階級，或是對於無產階級，再也不能給他們以絲毫的利益了。一八八〇年時，英國的自由主義很顯明的已碰到危機了。

湯溫 (Robert Owen) 與普選運動的英國社會主義，沉默了三十年之後，到一八八〇年又復活了。承着一八七八年至七九年的急激的工業恐慌之後，而有八一年起到八三年間一時的工業小康，此後的五年間又來了大恐慌。於是工資低落，失業者增加，而勞働階級的腦中又開始充滿了革命的思想。一八八一年六月時所創立的海伊度麥 (Henry M. Hyndmann) 的民主聯盟 (Democratic Federation) 實在就是社會主義的復活的一個最先表現。民主聯盟

後來改稱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有名的詩人如麻利斯 (William Maurice) 也是聯盟中的一員，而且活動得最是熱心，他或是到大路上公園中去作普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或者是親自去呼賣機關報「公道」(Justice) 總之，他是非常的努力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海伊度麥是開始將馬克斯主義輸入到英國的第一人。加賓特爾 (Edward Carpenter) 也盡力於這個工作。一八八三年時蕭伯訥 (Bernard Shaw) 與衛布 (Sidney Webb) 等的發起成立了一個人人所知道的費賓協會 (Fabian Society) 牠後來竟成了英國普及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中心。一八八九年倫敦碼頭工人罷工的大勝利，使得不熟練勞動者的組織也有了成功的機會，於是有所謂新組合主義 (New Trade Unionism) 的發生了。階級意識與鬥爭的精神又漸漸在無產階級之間萌芽了。對於政治漠不關心的那種情形也消聲匿跡了。自由主義勞動者又變而為獨立勞動者。

#### 四、獨立勞動黨的成立

把大半的生涯送給在英國的恩格爾斯，一八八七年時評論道：「英國社會主義者目前最急切的問題，莫過於組織一個能有獨立的階級的政綱的勞動黨了。」這種思想漸漸發達於蘇

格蘭 (Scotland) 及英格蘭 (England) 的北部。阿依阿山礦工組合的代表哈笛 (James Keir Hardie) 在一八八七年勞働組合大會上，對於勞働階級的代表者去與那和勞働階級立在正相對的地位上的自由黨相攜手的一回事，加以痛烈的申斥，因而他於一八八八年的補缺選舉時，得了社會主義者有力的援助，被推爲獨立勞働者的候選人，共獲到了七一二票。是年因哈笛的努力，成立了蘇格蘭勞働黨 (Scottish Labour Party) 在牠宣言書上，明白地聲明達到他們自己目的的第一步是在一當選舉的時期，必須糾合勞働者及表同情於我們者的勢力，而成確然分立的獨立勞働黨，「一八九三年總選舉時，獨立勞働者候選人中哈笛，布斯 (John Burns) 惠爾生 (J. H. Wilson) 等三人當選爲議員。一八九三年一月有一百二十名的代表羣集於布刺德弗德 (Bradford) 由此便產生了獨立勞働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獨立勞働黨的黨員大多數是社會主義者，所以該黨起初就採用了社會主義者的政策，但因爲覺得必須與工會間保持密切的聯絡的緣故，對工會主義取相當的妥協，因而牠那社會主義的政策，並不十分徹底的。獨立勞働黨雖是這樣的妥協了，然而尙是難得那時一般工會的擁護。一八九五年的總選舉時，獨立勞働黨提出二十八名的候選人，結果卻是一個人也得不到當

選，連哈笛的議席也失去了。大體說來，從政黨的立場而論，獨立勞動黨，牠確是沒有獲得多大的成功。然而牠實是未來勞動黨的先驅者，後來勞動黨中努力活動的優秀分子如麥克唐納爾（Ramsay Mac Donald）與司諾登（Philip Snowden）等，個個都是從前獨立勞動黨出身的。

### 第三節 勞動黨的成立和發展

#### 一 工會大會和勞動代表委員會

獨立勞動黨是以社會主義的宣傳和獨立勞動主義的確立為唯一的任務，但他們最大的目的，不必說是在於使工會內的大多數羣衆成為這個運動的中心勢力。然而他們這種企圖，在起初未得成功，這在前面已是說過了。後來工會運動的危機到了迫近時，自由主義勞動者運動的吊鐘鐺鐺的大響了。於是獨立勞動者的時代降臨到羣衆之間了。

那時各地的同盟罷工，一一都告失敗，尤其因塔福衛爾案（Taft Vaie Case）的關係，使工會成立的基础陷於很危險的地位：『因為依上議院的塔福衛爾案判辭說來，工會對

於因牠的會員的行動而加於業主的一切金錢上的損失，都須擔負賠償的責任。這種惡辣的手段，和禁止罷工同樣的嚴酷。」這時的工會，爲了獲得自身的自由，不能不注意到政治的鬥爭。然而自由黨不足信賴這一件事已爲明白的事實，誰也不能掩飾了。因此，一八八九年的工會大會爲了這個目的，便有議決由工會及社會主義團體共同組織而成的特別協議會的召集。

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恰好在倫敦勞動者協會的集合時，可決了人民憲章的六十三年之後。代表工會及社會主義團體五十萬勞動者的一百二十名的代表者，爲了新開始的普選運動，而相互集合於倫敦，第一個討論的問題，就是「甚麼人可以做勞動者的候選人呢？」關於這一問題，發生了三派不同的議論：第一派主張勞動者的候選人得於凡是表同情於勞動運動的目的及要求者中間去找求；第二派主張只能限於代表委員會的各團體的所屬員以內；第三派主張這些候選人以表示贊同階級爭鬥及生產手段公有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爲限。因爲第一派的目的，是在與自由黨內的急進派相提攜；第二派則希望有一個嚴密的勞動黨出現；第三派則企圖與社會民主聯盟相協同。討論的結局，第二派的主張得了大多數的同

### 第三篇 政黨運動史

#### 一四

情而通過了。於是這個協議會，便選出工會會員七人，獨立勞動黨黨員二人，社會民主聯盟會員二人，費賓協會一人；由他們共同組成一個勞動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這便是勞動黨(Labour Party)的前身。委員會中又選定麥克唐納為幹事，接着便注力於爲了獲得工會的同情的活動；不過在一九〇〇年時，加盟的尙僅僅三七五·九三一名的工會會員及社會主義者，其中有一三·〇〇〇名的獨立勞動黨黨員，九·〇〇〇名的社會民主聯盟會員，及六一名的費賓協會會員。

### 二 勞動黨的發展

勞動代表委員會在一九〇〇年十月的總選舉時，提出了十五名的候選人，結果，柏爾(Richard Bell)和哈笛兩人是當選了。在十五個選舉區的一七七·〇〇〇的總投票中，有二·七〇〇票入了勞動者候選人的手中。一般組織勞動者因受了喀福衛爾案件的教訓，大家承認了政治運動的重要性，因此會員的數目逐漸地增加，一九〇二年時已在八六一·二〇〇名以上了。但是要勞動羣衆完全脫卻自由主義勞動者思想的範圍，依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所以在一九〇三年大會上，有「我們要是確保產業的各階級的社會的經濟的要求，則在議會

之內外的勞働代表者，他們須確立自己的政策，……然後以此爲活動的標準。所以與自由黨以至保守黨的任何部分相提攜，都是必須嚴禁的」，的決議，於是最初勝利的時期到來了。一九〇六年總選舉時，那擁有九十萬會員的委員會，推出了五十名的候選人送到逐鹿場中去，結果，有二十九名得到了當選。在五十個選舉區的八六〇・〇〇〇的總投票中，勞働黨竟獨自獲得了三二三・二〇〇票。在總選舉中，勞働黨得到這樣意外的成功，成了當時英國社會上的一大問題。新聞咧，俱樂部咧，鄉村中咧，居家之間咧；都莫不以勞働階級勃興一問題爲茶餘酒後的談資。國民的精神根本被搖動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好似雨後春筍般紛紛地出版。人人都汲汲地想獲得些關於這種突然發生的新勢力的知識。一九〇六年二月在倫敦舉行第六次大會時，便公然採用了勞働黨的名稱。這一次大會並慶祝勞働階級與社會主義間和衷一致的精神。大會場中那種熱誠的空氣和足以表示勞働階級勢力團結一起的宣言，使人不能不想到往昔普選運動全盛期的情景。勞働階級過去所有的失敗，好像永遠會得消滅了。

### 三 議會中的勞働黨

勞働黨在議會中最初的收獲是喀福衛爾判決案的撤廢。這是在一九〇六年的議會中，由

自由黨政府提議而實現的，但此後的勞働黨，也就沒有多大的成功。他們差不多除了仰承自由黨以外，完全不知道有別的事情。勞働黨所提的微溫的議案，都經了大膽的自由黨之手，方始提出於議會，這樣，當然愈使自由黨得負衆望的機會了。他方，英國的產業家，自一九〇六年至歐洲大戰勃發的時期之間，那有名的勞働不安的時代降臨了。物價騰貴，生活艱難，在全無產階級羣衆之間，發生了極大的苦痛。甚麼選舉的勝利，以及一些勞働立法的實行等，在這樣勞働不安的情形之前，已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激烈的大規模的罷工運動，隨處都在爆發。工團主義(Sydicalism)的思想，由康內利(Jane's Connolly)和湯麥(Thom Mann)的宣傳如潮似湧的大流行。反對政治行動的呼聲，普遍於革命的總同盟罷工的怒濤中。

在這些勞働不安，革命主義，與盛行直接行動之前，議會中的勞働黨差不多變爲奄無生氣了。西明斯特議事堂(Westminster Palace)內，那無聊的社會政策的立法案，不絕的自由黨的政府的提出而一一宣告成立了。自然，這對於勞働階級方面，不是全無意義的。因此那時勞働黨在議會中的功績，也不當全部否認的。但是勞働黨始終缺乏確切的指導精神，只有盤旋於妥協的社會主義的範圍內，那是牠最大的缺點。